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步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中华艺术宫1月18日将以《2020—上海—你好》为主题,同时开启五大展览,喜迎农历新春的到来。这五个展览分别为“海上风华——贺友直画上海”“曾经的印记——馆藏上海风貌摄影作品展”“海上画家画上海”“新时代上海即时摄影优秀作品展”“稚真稚美——儿童画上海”。它们可被视为以不同艺术表现手法、不同视角展开的五个切片,共同筑起一条“时光长廊”,串联城市发展脉络和市民日常生活。人们将在感念今昔对比的特殊方式中辞旧迎新,清晰地回望来路,也倍加憧憬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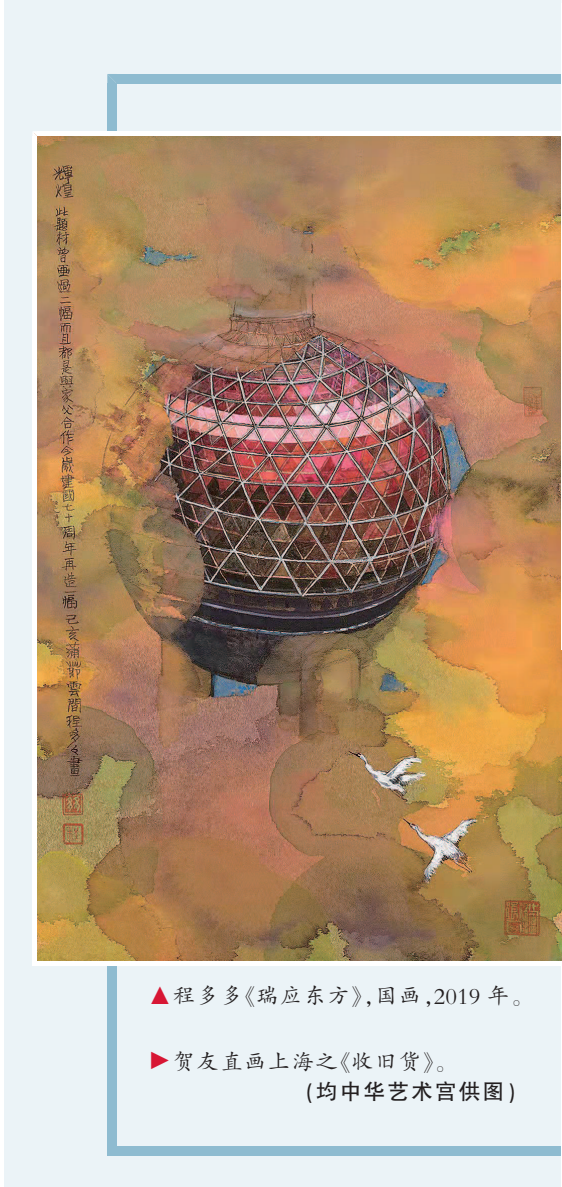
此次系列展览呈现出美术工作者们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他们以这座城市及其普通民众为表现主体,以多样化的艺术表现手法,聚焦平凡之中蕴藏的真实和温情,交织出属于平凡人民、多彩时代与美好未来的艺术画卷。这些展览也恰为开门办馆、全城文化资源共享下注解——五个展览中有三个分别为中华艺术宫与上海历史博物馆、上海市摄影家协会、上海市群众艺术馆联手举办的。

“中华艺术宫既是艺术殿堂,又是市民美育阵地、城市文化客厅。随着2020年叩门而来,我们将以更开放、包容的心态敞开大门,欢迎各方最好的艺术资源在这个空间呈现。”中华艺术宫执行馆长沈捷告诉记者。一系列配套的公共教育活动都已排上日程,力图让此次系列展览成为市民走得近、看得懂、传得开的立体式展陈。

### 跟随“贺氏白描”触摸老上海的市井风情

画老上海,“贺氏白描”当属一绝。运用将现实生活与中国传统绘画完美结合的这种手法,贺友直创作过多组表现上世纪40年代前后老上海社会风俗的系列作品,如《贺友直画三百六十行》《申江风情录》《儿时玩耍》《走街串巷忆旧事》。“海上风华——贺友直画上海”展集结的就是贺友直以上海为主题的作品。中华艺术馆藏有丰富的贺友直画作——1996年开始,贺友直曾先后四次向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的前身)捐赠大量连环画原作及部分草稿,涵盖其毕生的创作历程。此次展览除了从中华艺术宫馆藏中精选作品,也从上海历史博物馆借来不少作品,其中近50幅《贺友直画三百六十行》原稿是首次与公众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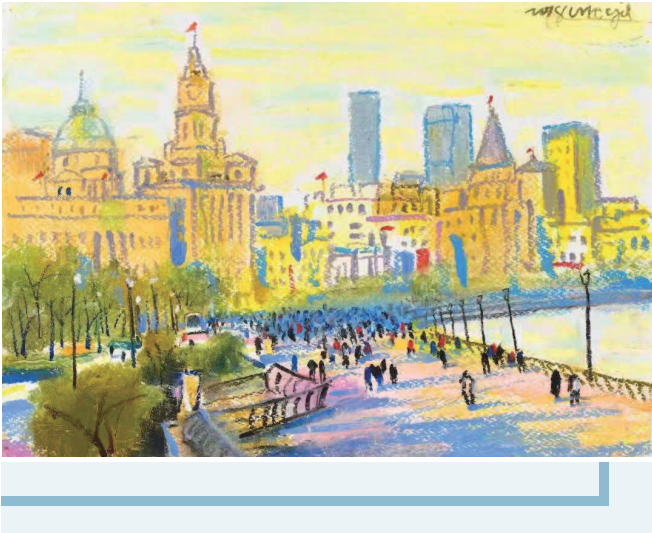
贺友直画老上海的城厢里弄:红砖墙,青瓦顶,窄窄的老虎窗半开半闭;也画街头巷尾来来往往的人:黄



▲程多多《瑞应东方》,国画,2019年。  
►贺友直画上海之《收旧货》。(均中华艺术宫供图)



▲武国强《华灯初上南京路》,油画,2018年。  
▼陈钧德《上海外滩丽日》,纸本油画,2018年。



中华艺术宫1月18日起推出系列展览,在感念今昔对比中辞旧迎新

# 五展同开,汇成一声“上海,你好”

地的变化已经在上海掀起,苏州河一带却依然脏乱不堪,没什么人理会,没想到陆元敏当时拿起相机对它的记录,与今天苏州河沿岸景观对比看来,恰恰成为上海城市巨大进步的印证。

破旧的弄堂尽头可以看到矗立的崭新高楼,弯弯曲曲的弄内走过穿着时尚的女子……充满对照意味的景象,在此次展出的作品中频频可见。这些影像定格的是即将或已经成为一代上海人记忆的生活形态,一个时代的变奏。当人们回头去看,会发现这些熟悉而又陌生的景象,在温暖之中饱含着上海的性格、上海人的品格。

### ——新时代上海新气象有了多样化的艺术表达

从此次系列展览中,人们更能一览新时代的上海新气象。“海上画家画上海”“新时代上海即时摄影优秀作品展”“稚真稚美——儿童画上海”以国画、油画、摄影、儿童画等多样化的艺术表达给予人们直观的视觉印象。风情风尚风景构成的一幅幅画面,有着今日上海令人惊叹的无边彩耀。

百余张角度纷呈的国画、油画作品集结在“海上画家画上海”。洒满金光的《上海外滩丽日》,是前不久已故的油画名家陈钧德于2018年画下的,以饱满色彩、自由线条勾勒出外滩沉淀百年且优雅至极的气质。毛冬华用影影绰绰的水墨画就《观海系列—重塑》,只见玻璃幕墙反射出金茂大厦等陆家嘴的摩天大楼。王小双与武国强分别以油画《南京路步行街》《华灯初上南京路》为“中华第一街”的日与夜留影。

2016年至2019年以来上海市摄影家协会举办的迎新即时摄影大赛中约80幅优秀作品,汇成了“新时代上海即时摄影优秀作品展”。这些精彩瞬间,既包括新年第一缕晨曦照耀浦江两岸、崇明东滩等壮丽图景,也包括新年公益跑、新年以茶会旧友等或昂扬或温馨的情境。

孩子们眼中的上海,心中的中国梦,真切地通过他们的画作聚在了“稚真稚美——儿童画上海”。这个展览共展出来自上海各个区的小朋友绘画和书法作品约百件,包括纸本水墨、水彩、版画、剪纸、彩色铅笔等。

### 一批黑白纪实摄影带你穿越至三十年前的上海

三十年前的上海,你还记得吗?“曾经的印记——馆藏上海风貌摄影作品展”将带领人们穿越至那时日。该展汇聚了陆元敏、海原修平、陈刚毅三位摄影艺术家的作品。他们都出生于1950年代,作品都是街头黑白纪实风格,以冷静而诚实的风格记录了1990

年代前后上海的城市发展和社会变迁。

现身此次展览的陆元敏《上海人》系列,可谓艺术家的代表作。陆元敏曾坦言拍摄的这些上海人,都是自己的朋友,有着与自己相仿的衣着打扮、神态举止、居家环境,拍摄前也不需要打招呼。他不经意间用镜头捕捉下的,其实是普普通通上海人的生活常态和精神面貌,是最具体的人性和生存的呈现。陆元敏的另一个著名的系列《苏州河》,苏州河是他每天骑自行车上班的必经之地。1990年代,翻天覆地的

首位亚裔金球奖最佳女主角奥卡菲娜携新片《别告诉她》亮相国内大银幕

# 距离或许很远,但爱让我们相依偎

■本报记者 王筱雨

在奥卡菲娜以亚裔身份历史性地摘得金球奖电影类最佳女主角后的第四天,她的获奖作品《别告诉她》登陆大银幕与国内观众正式见面。对海外观众来说,这是一部充满亚洲色彩的电影,片中清一色黄皮肤黑眼睛的演员。但对中国影迷而言,片中一副亚洲面孔却说着磕绊普通话的女主角,让人很难承认这是一部百分百属于“我们”的作品。

“奶奶确诊癌症,要不要告诉她?”一个令人心碎的问题,暴露了东西方家庭文化间巨大的差异。《别告诉她》正是把镜头对准了复杂的中间地带,角色要面对各种文化困惑,观众的心情也随之反复挣扎;但好在,影片的母题并不是要中西家庭观念一分高下,而是关乎爱与接受。

### 对死亡的恐惧无法感同身受,究竟该如何选择

美国,纽约。华裔女孩碧莉六岁时与父母一同移居国外,从小与奶奶感情深厚的她依旧保持着不时与奶奶通电话的习惯。正当她申请奖学金失败被房租压得喘不过气来时,一个噩耗传来,奶奶被确诊癌症,时日无多。“杀死人的不是癌症本身,而是对它的恐惧。”母亲这样告诉碧莉并反对情绪外露的她回国说出真相。

中国,长春。为不引起奶奶怀疑,家人共同决定假借为碧莉表弟浩浩办婚礼为名回到长春。已经许久没有齐聚的家人却因为如此令人心痛的理由凑到一起。碧莉抵不过思念,后来独自前往故乡。

“要不要告诉奶奶?”她问爸爸、问大伯、问姑姑、问小姨奶甚至问医生,得到的答案都是“没有必要”。小姨奶给出的回答更令她无法反驳:“爷爷病逝前,奶奶也是这样做的。”在碧莉的认知中,奶奶有权得知关于她自身健康的真相,欺骗是不可接受乃至违法的。然而,生命不仅属于个



奥卡菲娜凭借《别告诉她》中出色表现成为金球奖电影类最佳女主角的首位亚裔获奖者。图为海报。

### 一人一色,每个群体的故事都值得被记录

“作为亚裔演员,我从没想过我会和这样一个故事相遇,它很真实,也承载了很多东西。”奥卡菲娜这样谈到对剧本的最初感受,也并不掩饰对身份的纠结:“有时觉得自己不够美国,有时却觉得自己不够亚洲。”这个本名叫林家珍的姑娘是幸运的,从2018年大热的全亚裔班底喜剧电影《摘金奇缘》到今年的《别告诉她》,她在自己的职业道路上走出坚实的一步。

奥卡菲娜让人想起吴珊卓、想起刘玉玲,她们都以亚裔身份在好莱坞

书写历史,都曾无一例外地谈到打破刻板印象的重要性。在《别告诉她》里,长春酒店的侍应生好奇地追问碧莉:“中国和美国,究竟哪里好?”碧莉不厌其烦地回答:“不一样。”这个庞大的问题折射出中外数不清的观念差异,如同奥卡菲娜在亚洲人眼里或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在另一个群体中恰是相反的评价。

要不要告诉奶奶?中国美国哪里更好?这都不是《别告诉她》可以或者试图解答的问题。就像王子逸这样谈及初衷:“这个故事之所以能够引起共鸣是因为它没有抛弃自身的独特性,我最大的梦想是为其他电影工作者打开一扇窗,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

话剧《我爱桃花》十年后复排——

# “借那秋水一样的宝刀”映照今古“错误的爱情”

■本报记者 童薇菁

金牌编剧邹静之的话剧《我爱桃花》可谓经演不衰,近期国内一“南”一“北”两朵“桃花”又一起开放。京沪两地同时将这部作品搬上舞台:由张国立导演,小沈阳、张博、高晓菲主演的《我爱桃花》刚刚结束在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新版后天鸣锣登台,就此拉开上话艺术中心2020年演出季大幕。

十年前,由梅婷、尹铸胜和杨皓宇组成的演出阵容,令很多戏迷念念不忘,杨皓宇凭剧中“张婴”一角摘得“白玉兰”最佳男配角奖,邹静之更称赞何念在舞台形式上做出了大胆的创新。此次复排,杨皓宇从何念手中接过导演话筒,搭档全新阵容——杨蓉、张鑫、王佳宝,再度为观众献上这一场构思巧妙的戏中戏。

《我爱桃花》是《铁齿铜牙纪晓岚》《断金》编剧邹静之的话剧处女作,如今已有六个版本出现在舞台上。这出只有三名演员同台的话剧短小精干,以戏中戏的方式穿越古今,在一段“会错了意”而引发的三角纠葛中,讲述情感的痛苦与纠结。

剧本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明崇祯年间刊行的话本小说集《型世言》。唐朝少年冯燕与牙将张婴之妻通奸。某夜张婴醉归,张妻忙将冯燕藏于米柜中。不想张婴

醉卧时压住了冯燕放在椅子上的巾幘(帽子)。冯燕逃时,示意张妻将巾幘拿回;但张妻会错了意,以为冯燕要的是张婴腰间的宝刀,冯燕觉此女心狠手辣,一刀结果了她的性命。

“借那秋水一样的宝刀”“我要的是巾幘,你给我的却是刀”“谁会在满树的桃花下想到杀人”……剧中交织着古代与现代的观念冲撞,也因此产生荒诞的笑话和喜感,更透出一股人生过程中“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意味。邹静之深挖隐藏在文字之下流淌于人性之中的东西。打破叙事空间和时间限制,自由地穿梭于唐朝与现代两个维度,对感情、对人性作出深入解读。

在影视剧中塑造过无数美人形象的杨蓉,此次回归舞台挑战“张妻”一角。18年没有登台的她表示,过去的表演经验需要归零,站在舞台上是一个重塑自我的过程。戏中戏的结构,需要演员在唐朝的故事和现代生活之间迅速转换情绪,古代的戏份融入了戏曲的手眼身法步,杨蓉每天要在排练厅待十几个小时练身段、对戏、对词。排练过程中,她也会因过于入戏而时常处于“崩溃的边缘”。“这种状态就对了!就是那种甜蜜与痛苦纠缠在一起的感觉。”杨皓宇给杨蓉不停打气,“我似乎已经感受到这个人物出现了。”何念对此次复排颇有信心,认为“全新阵容能让经典圈住更多年轻观众”。



话剧《我爱桃花》宣传照。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供图)